

百宋樓藏書志

兩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地理類五

水經注四十卷

明抄本

 鄒道元注

案是本係馮氏己倉手校黃筆塗改者柳大中影寫宋本也行間青筆側注者據朱鬱儀校本也每卷末俱有馮氏題識

馮氏手識曰校用柳僉本黃塗改者是奇事用

青△朱改亦用青佳言瑋句用黑○或△此本
不誤而柳本誤者亦用朱筆側注柳本所作之
字直用紅筆增者謝耳伯所見宋本也

又曰校閱此書俱炤柳僉宋版印抄本行間青
筆炤朱堦瑋鬱儀所校

河防通議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沙克什撰

水功有書尙矣禹貢垂統於上而河渠書溝洫
志續緒於下後世間亦有述逮宋金而河徒加
數爲害尤劇故設備益盛而立法愈密其疏導

則殘禹迹而未臻其壅塞則擬宣房而過之矣
金時都水監有書詳載其事目曰河防通議凡
十五門其體制類今簿領之書不著作者名氏
殆胥史之紀錄也今都水監亦存而用之愚少
嘗學算數於真定塚寨官張祥瑞之授以是書
且曰此監本也得之於太史若思後十五年復
得汴本其中全列宋丞司點檢周俊河事集視
監本爲小異雖無門類而援引經史措辭稍文
論事略備其條目纖悉則弗若之矣署云朝奉
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騎都尉沈立撰思患二本

之得失互見其叢雜紛糾難於討尋因暇日摭而合之爲一削去冗長考訂舛訛省其門析其類使粗有條貫以便觀覽而資於寔用云至治初元歲在辛酉四月吉日眞定沙克什序

六府三事允治禹功莫大焉猶幸其書之存而可考也僉憲贈公得之講求修齊治平之暇取金宋河防通議一書合而訂正之可謂有用之寔學僕忝郡眞定嘗得而推行之茲來嘉禾鏡梓于學以廣其傳三吳水利能取則焉則是編又豈止於防河而已哉至元四年戊寅八月望

日亞中大夫嘉興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和元昇跋

浙西水利書三卷

明弘治刊本

葉竹堂舊藏

明姚文淵撰

自序

弘治十年

葉氏手跋曰凡百典章具有成說無有蒐輯成書加以議論而一之者水利之書一出非惟見姚君有益于上下且其用世之才亦于是可知矣使天下皆若人焉則夫許國之誠忠君之心順民之意端可想見世之君子與我同志則未必以我之爲迂而棄之焉姚君以農爲世家而

均惠焉其意尤可尚焉設記之左方時弘治戊
午夏六月二十三日葉晨謹誌

右地理類河渠之屬


南嶽小錄一卷

舊抄本

唐李冲昭撰

西嶽華山志一卷

舊抄本

蓮峰逸士王處一編

凡古之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福地不止小山
之中何則小山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干
歲老物此輩蘊邪之氣不念爲人作福故也謹

按山經云可以精思合作神藥者華山泰山霍山恆山嵩山餘係中州或在諸侯五服之外其間稱名山者以百數迺不可以遍舉此皆有正神在其山中或隱地仙之人又生芝草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助之爲福其藥必成矣吾鄉金城千里控壓三河川英嶽秀太華位焉夫太華者坐挹三公抗衡四嶽終南大白却立而屏息首陽王屋不敢以爭雄西觀昧谷之稍昏東顧扶桑之已白更無峻極惟歎高穹蓋得太素之元精稟金火之爽氣作成萬物分主兌方頂

之于十大洞天之中則極其爲號舍藏日月吐
納雲煙生象外之樓臺匪人間之風物日之于
十八水府之數則車箱有潭東南江海地脈潛
通載祀典而爲常經投金龍進玉簡若夫仙掌
雲空蒼龍日出千山捧嶽嵐氣川流翠撲客衣
經時不落已而斜陽映山蓮峰弄色如金如碧
匪丹匪青奇麗萬千不可名狀松生琥珀夜卽
有光地出醴泉爲國之瑞固宜降五靈玄老隱
函谷真人或星冠羽衣乘雲而謁帝王者有之
或寶車羽蓋駕龍而覲大羅者有之招邀眞聖

總集仙靈則此又華山爲一都會也吾友生王
公子淵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每語人曰我
欲曳杖雲林捧觴霞嶺斯志積有年矣方舉婚
娶棄家人名山修鍊金液不有太華其孰留意
焉人曰可矣公遂取舊藏華山記一通慮有闕
遺更閱本郡圖經及劉向列仙等傳有載華山
事者悉采拾而附益之俾各有分位不失其敘
以山水觀之則峰穴林谷巖龕池井溪洞潭泉
之境可得而見以祠宇觀之則宮殿寺廟藥爐
拜壇諸神降現之處可得而知語其所產藥品

則茯苓菖蒲細辛紫柏俱中炎帝之選錄其所
出仙人則清虛裴君白羊公黃初平十六真人
盡預玉皇之游宴而不與下界相關乎噫華山
仙蹤聖跡于是大備無不包也其文僅七十餘
篇命工鏤板務廣流傳則豈曰小補之哉既成
請余以文冠其首余或拒且賀曰余才乏卿雲
無力挽千鈞之筆然喜見公之志卽我之志也
我亦欲入名山合作神藥未知明指會公有此
適成我之志也歟大凡入名山之中合作神藥
必有所依書曰爲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

主之况。修仙藥而入名山。豈山之正神而不佑我耶。其藥之成可立而待也。但勿謂天空闊。白龍來遲。一旦造玄洲。會羣仙。翔紫霄。朝太一。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行亦未昧。其他有諸天之隱語。空洞之靈章。約與公異日道也。時大定癸卯十二月壬申泥陽劉大用器之序。

金華赤松山志一卷 舊抄本

宋倪守約撰

余自齠髻慕希夷之風。覲爲葛天氏之民。家厲松山之左耳。所聞目所見。凡赤松子二皇君得

道之由來雖未能詳知而歷貫亦已默契乎曾
中矣遂捨家辭父母來投師資粵自承恩備冠
裳末數積今四十餘年晨香夕燈未嘗敢懈每
靜坐丹晨靖中無他念想惟恐靈蹤仙跡無以
啟迪後人耳家山舊有刊本事實歲久而磨滅
不存余曰既爲二皇君之子孫忝冲和先生之
餘裔其可使祖師之道不顯乎乃採摭源流舉
其宏綱撮其機要定爲一編號曰赤松山志俾
來者有可攷焉若夫神仙傳記之所錄經典碑
銘之所載父老之所傳風月之所詠觀乎此則

不待旁搜而後知之也偈曰挂一漏萬擇焉而
不精語焉而不詳則負罪其奚以文松山羽士
竹泉倪守約序

仙都志二卷 舊抄本

元玉虛住山少微陳性定此一編集獨峯山長
番陽吳明義仲誼校正

無名氏序曰竊理之書肇於禹貢而具於職方
然水有經郡邑有乘此仙都志所由作也仙都
東吳勝事在道家書爲祈仙洞天爰自發蹟軒
轅由唐逮宋錫名薦祉符瑞屢臻聖朝廷祐間

百
貞士趙虛一載奉璽書來領釐事山川草木昭
被寵光獨峯鍊溪若增而高浚而深也住山陳
君此一載筆于編沿革瑰奇鉅細畢錄其有功
茲山者歟吾聞蓬萊在望而風輒引去桃源既
入而路忽迷則名山大川豈人人之所能周覽
哉此編目擊道存可以臥游矣至正戊子五月
既望

案仙都山在處州括蒼縣卽縉雲山道家所謂
第二十九洞天也蜀亦有仙都山在鄧都縣道
家所謂第四十二福地也書分六門曰山川曰

祠宇曰神仙曰高士曰草木曰碑碣題詠

西湖游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

明刊本

明錢唐田汝成輯撰

自序 嘉靖二十六年

商濬序 萬曆己未

桂勝十六卷桂故八卷

明嘉靖刊本

明始安灘山人張鳴鳳著

桂勝自序 萬曆己丑

自跋 萬曆己丑

桂故自序 萬曆己丑

右地理類山水之屬

洛陽伽藍記五卷 明嘉靖刊本

後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撰

自序

兩京新記一卷 東洋刊本

唐韋述撰

羣經室外集兩京新記一卷唐韋述撰原本五卷見宋史藝文志及程大昌雍錄明郎瑛七珍類稿亦嘗及之朱彝尊書熙寧長安志後云東西京記世無全書則彝尊所見已非完本矣此

一卷在原書爲第三卷所載坊寺宅觀園祠於
東西南北比次頗詳日本人採在佚存叢書中
長安志十卷 影寫元刊本 朱竹垞舊藏

**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修國史特贈尚
書禮部侍郎常山侯宋敏求撰**

趙彥若序曰雍之爲都涉三代歷漢唐之全盛
世統屢更累起相襲神靈所儲事變叢巨宜其
較然有明冊大典暴天下耳目而圖牒殘脫宿
老無傳求諸故志唯韋氏所記爲一時見書遺
文古事悉散入他說班班梗概不可復完非好

學深思博物善作孰能盡收其軼而追成之長
安志者今史官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常山
公所定著也公以文章世家爲朝廷名臣器業
之餘紀述自命蓋考論都邑網羅舊聞詞人所
銳精而載筆之尤務也近代建國率由西遷增
函之區陶冶後洛實上游要會最重之地而彫
毀岑落寔就堙沒將無以自振校之本末先後
二京已錄固不得獨缺於此前在河南旁接三
輔嘗有意於搜采矣然猶未遑暇又踰二紀乃
創屬體緒續次其言窮傳記諸子鈔類之語絕

編斷簡靡不總萃隱括而究極之上下浹通爲
二十卷用備舊都古今之制俾其風壤光塵有
以奮於永久故夫府縣有政官尹有職河渠關
塞有利病皆干於治而施於用取諸地記集而
讀之而後見其法敘列往躅遺者謹嚴而簡近
者周密而詳各有所因布規模猶親處其世畫
里陌同經行之熟而後見其功自本而推始終
大略其所昭發又不特如是而已切嘗望丹鳳
門故趾勢伴碣石疑非人力所爲自想當時直
偉觀也及驗未央建章殿當官闕之俊則其繁

夥宏廓氣象飛動過大明遠甚以漢室之隆兼
制夷夏非壯麗無以重威亦可信也復上觀於
周唯有鎬京靈臺辟雍明堂豐宮詩所謂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又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昔之與眾同樂遂物之性所以致之之効
乃能至於此乎察其故專尚簡衣儉約曾不言
形勝強富益知仁義之尊道德之貴彼阻固雄
豪皆生於不足漢唐之迹更爲可羞烏乎盛夫
若然得以貢於明朝監千載餘弊修豐鎬故事
以澤吾人豈曰小補哉熙寧九年二月五日謹

序

洛陽名園記一卷

明仿宋本

宋李格非撰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于功德者遺芳餘烈足以想象其賢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僧坊以清淨化度羣品而乃斥餘事種植灌漑奪造化之功與王公大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爲天下之中土圭日景得陰陽之和嵩

少遲淵鍾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爲冠冕之望天
匠地孕爲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優游閒暇
之士配造物而相嫵媚爭妍競巧於鼎新革故
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習歲時嬉遊聲詩之播
揚圖畫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記可
以致近世之盛又可信文叔之言爲不苟且夫
識明智審則慮事精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深
爲近遠小大之應於熙寧變更天下風靡有所
謂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爲首後十五年無
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効與始言若合符

節文叔方洛陽盛時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亦
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爲天下治
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
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文叔在元祐
官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竄爲黨人女適
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
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今記稱潞公年九十而杖
履東西按太師丙午生正紹聖乙亥歲謫逐嶺
表立黨之二年誣謗宣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
羣陰已壯芽孽弄權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

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
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
乎一己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
愚故曰其言真不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
時至於荆棘銅駝塵薶伊洛雖宮室苑囿滌池
皆盡然一廢一興循天地無盡藏安得光明盛
大復有如洛陽承賢佐中興之業乎季父浮休
侍郎詠長安廢興地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
漢苑隋宮已黍離覆轍由來皆在說今人還起
古人悲感而思治世之難遇嘉賢者之用心故

重言以書其首紹興八年三月望日幽園張珍
德和序

洛陽名公卿園林爲天下第一靖康後祝融回
祿盡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
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
論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
候於園圃之廢興其知言哉河南邵博記

晉王右軍聞成都有漢時講堂秦時城池門屋
樓觀慨然遠想欲一游日其與周益州帖蓋所
致意焉近時呂太史有宗少文臥游之語凡替

人紀載人境之勝爲一編其奉祠亳社也自以爲譙沛眞源恍然在目視究之太極嵩之崇福華之雲臺皆將臥遊之噫嘻弧矢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分裂蜀在境內惟遠患不往爾往則至矣毫兗嵩華視蜀猶爾封也欲往其可得乎然則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已予近得此記手爲一通與東京記長安河南志夢華錄諸書並藏而時自覽焉是亦臥遊之意云爾永嘉陳瑗伯玉書

雍錄十卷

明嘉靖刊本

顧亭林舊藏

宋新安程大昌泰之撰

康海序

嘉靖辛卯

李經重刊序

嘉靖十一年

無名氏跋曰此書亭林先生買自吳郡攜至關中屬雲雷補寫其闕八張并板字之漫滅者辛

酉六月七日

雅錄十卷

舊抄本

宋新安程大昌泰之著

長安志圖三卷

影寫元刊本

朱竹垞舊藏

河濱漁者編類圖說前進士穎陽張敏同編校

正

關中天府之邑土居上游古稱天地奧區神皋
周及漢唐都之子孫皆數百歲雖其積累深厚
亦曰神器之大措之善也觀其創業垂統規模
宏廓分郊畫畿制詳作密城郭宮室之巨麗市
井風俗之阜繁山川靈迹之雄偉奇譎史冊所
書裨官所記文人碩士之揄揚頌嘆習而誦之
如談蓬壺閬苑鈞天帝居使人耳可得聞目不
可得而觀也

圖見示當時弗能盡曉茫然

之及

來陝右由潼關而西至長安所過山川城邑或
遇古跡必加詢訪嘗因暇日出至近甸望南山
觀曲江北至故漢城臨渭水而歸數十里中舉
目蕭然瓦礫蔽野荒基壞堞莫可得究稽諸地
志徒見其名終亦不敢質其所處因求昔所見
之圖久乃得之於是取志所載宮室池苑城郭
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識瞭然千百世全盛之
迹如身履而目接之圖舊有碑刻亦嘗鑿副長
安志後今皆亡之有宋元豐三年龍圖待制呂
公大防爲之跋且謂之長安故圖則是前志圖

固有之其時踞唐世未遠宜其可據而足徵也
然其中或有後人附益者往往不與志合因與
同志較其訛駁更爲補訂釐爲七圖又以漢之
三輔及今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廢置不同名勝
古跡不止乎是涇渠之利澤被千世是皆不可
遺者悉附入之總爲圖二十有二名之曰長安
志圖明所以圖爲志設也嗚呼廢興無常盛衰
有數天理人事之所關焉城郭封域代因代革
先王之彊理寓焉溝洫之利疏濬之饒生民之
衣食繫焉觀是圖者則夫有志之士游意當世

將適古今之流生民之澤不無有助豈特山林逃虛悠然遐想升高而賦者以資見聞而已哉至正二年秋九月朔中順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東明李好文序

梅仙觀記一卷

舊抄本

仙壇觀道士楊智遠編

汴京遺跡志二十四卷

舊抄本

明大梁李濂川父撰

自序

凡例

右地理類古蹟之屬

酉宋樓藏書志卷三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地理類六

南方草木狀三卷

宋刊本

圖永興元年十一月丙子振威將軍襄陽太守

嵇含撰

南越交趾植物有四裔最爲奇周秦以前無稱焉自漢武帝開拓封疆搜求珍異取其尤者充貢中州之人或昧其狀乃以所聞詮敘有裨子

弟云爾

洞天福地記一卷

宋刊本

宋杜光庭撰

國家保安社稷修金錄齋設羅天醮祈恩請福
謝過消災投金龍玉簡於天下名山洞府謹按
本教龜山白玉上經具列所在去處云爾

北戶錄三卷

影宋抄本

汲古閣舊藏

關萬年縣尉段公路纂登仕郎前京兆府參軍

崔龜圖註

陸希聲序

桂林風土記一卷

舊抄本

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散騎常侍使持節融州諸軍事守融州刺史御史大夫莫休符撰

自序

神宗皇帝卽位使遼語錄一卷

明抄本

宋三司鹽鐵判官朝奉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充祕閣校理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陳襄上進

先密學少師治平中抗節北遼使不辱命歸而以往來所紀爲語錄一篇恭上之歲月云遠偶失其傳輝自幼年聞有是書長而隨牒四方博

訪莫獲常疚于懷近者九江令叔祖祖寄示其

本謹令燁子校正仍求序於御史芮公刊以傳

永庶幾少發前人之幽光此子孫之職也乾道

改元十月己丑元姪孫右朝請大夫直敷文閣

權發遣廣州軍州主管學事主管廣南東路經

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金魚袋

謹書

先正文哲公家集二十五卷先君少師頃歲刑

於章貢郡齋垂三十有七年字將謫闕擘今刑

於臨汀郡齋附以治平使遼錄一卷于後用示

毋忘先君克揚前休之意慶元三年七月一日
五世從孫朝請大夫權發遣汀州軍州兼管內
勸農事提點坑冶借紫隣拜手謹題

益部方物畧記一卷

明刊本

宋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知益州安陸宋祁子

京撰

自序

岳陽風土記一卷

明刊本

宋范致明撰

北邊備對一卷

明刊本

宋新安程大昌撰

白序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十卷

元刊元印本
舊藏

顧元慶

宋孟元老撰

僕從先人宦遊南北崇甯癸未到京師卜居於
州西金梁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立正當輦轂
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習鼓舞
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
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舉目則青
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

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
花街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入荒爭羨萬國咸
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
在庖厨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
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瞻天表
則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頻觀公主下降皇子納
妃修造則創建明堂冶鑄則立成鼎鼐觀妓籍
則府曹衙罷內省宴回看變化則舉子唱名武
人換授僕數十年爛賞叠游莫知厭足一旦兵
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左情緒

牢落漸入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美
但成悵悵近與親戚會面談及曩昔後生往往
妄生不然僕恐浸久論其風俗者失於事實誠
爲可惜謹省記編次成集庶幾開卷得睹當時
之盛古人有夢游華胥之國其樂無涯者僕今
追念回首悵然豈非華胥之夢覺哉目之曰夢
華錄然以京師之浩穰及有未嘗經從處得之
於人不無遺闕倘遇鄉黨宿德補綴周備不勝
幸甚此錄語言鄙俚不以文飾者蓋欲上下通
曉爾觀者幸詳焉紹興丁卯歲除日幽蘭居士

孟元老序

祖宗仁厚之德涵養生靈幾二百年至宣政間
太平極矣禮樂刑政史冊具在不有傳記小說
則一時風俗之華人物之盛詎可得而傳焉未
敏求京城記載坊門公府宮寺第宅爲甚詳而
不及巷陌店肆節物時好幽蘭居士記錄舊所
經歷爲夢華錄其間事關宮禁典禮得之傳聞
者不無謬誤若市井遊觀歲時物貨民風俗尙
則見聞習熟皆得其真余頃侍先大夫與諸耆
舊親承警欵校之此錄多有合處今甲子一周

故老淪沒舊聞日遠後余生者尤不得而知則西北寓客絕談矣因鉸木以廣之使觀者追念故都之樂當其起風景不殊之歎淳熙丁未歲十月朔旦浚儀趙師俠介之書于坦菴

黃氏手跋曰此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十卷東城顧桐井家藏書也因顧質於張余以白金二十四兩從張處贖得裝潢精妙楮墨古雅板大而字細人皆以爲宋刻余獨謂不然書中惟祖宗二字空格餘字不避宋諱當是元刻中之上舉至於印本當在明初蓋就其紙背文字驗之

有本班助教廖崇志堂西二班學正翁深學正
江士魯考訖魏克讓考訖正義堂誠心堂西二
班民生黃刷卷遠差易中等論語大誥云云雖
文字不可卒讀而所云皆國子監中事知廢紙
爲監中冊籍也余向藏何子未校本卽出於此
刻知毛刻猶未盡不但失去瀋熙丁未浚儀趙
師俠介之後序而已竹垞翁所藏爲弘治癸亥
重雕本此始其原者惟汲古閣珍藏祕本有所
謂宋刻其書目載之未知與此又孰勝耶卷中
收藏圖書甚多知其人者獨顧氏大有諸印爲

我吳郡故家夷白齋一印不識是陳基否然篆
文印色俱新恐非其人矣嘉慶庚申閏四月芒
種後三日輯所見古書錄啟緘讀之因補題數
語於後閱收得時已二載餘矣讀未見書齋主
人黃丕烈識

又曰是書已歸藝芸書舍前因匆促未獲錄副
且有毛氏汲古舊藏抄本在似與此本微異而
抄本又有吳枚菴臨校宋本在其上故去此留
彼既而又得見弘治本復覆勘之始知一本有
一本之佳處反思元本之未及校爲可惜幸藝

芸主人樂于通假遂借歸手校元刻固精美無
比惜經寫略爲美玉之瑕苟非余藏舊抄烏知
描寫之誤邪還書之日附載斯語以質諸同好
者道光癸未仲春蕤夫

案此元刊之最精者每半葉十四行每行二十
二字卷中有顧氏朱文胡盛印顧元慶印白文
方印吳郡顧元慶氏珍藏印朱文方印黃丕烈
印白文大方印蕤剛朱文方印江夏無雙朱文
連珠印夷白齋印荆溪世家朱文方印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十卷

舊抄本

宋孟元老撰

目序

六朝事迹編類二卷

舊抄本

古歡堂舊藏

宋新安張敦頤編

建康禹貢揚州之域斗牛分野在周爲吳在春

秋末爲越

魯哀公二十二年
越王句踐滅吳

自越之後一百四

十年爲楚

周顯王三十年
六年楚滅越

自楚之後一百一十年

爲秦

楚負芻五年爲秦所
滅乃周赧王時也

初楚威王因山立號

置金陵邑

或云以此有玉氣因埋金以鎮之或
云地接金壇之陵故謂之金陵今石

頭城是也

及秦兼諸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金陵

屬鄆郡

故鄆屬今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吳興郡也

有天子氣始皇東巡乃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

通流改其邑爲秣陵縣

秦秣陵縣在今府城漢直南六十里秣陵橋漢

武帝元封初廢鄆郡置丹陽爲秣陵縣初漢置

揚州治無定所輿地志云先理歷陽後理壽春

其後又徙曲阿漢建安十六年孫權自京口徙

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鄴晉太康初

廢建鄴復爲秣陵愍帝諱業卽改爲建康元帝

卽位以建康太守爲丹陽尹宋齊而下咸都於

此焉隋平陳廢丹陽郡乃於石城置蔣州併秣

陵建康同夏三縣入江甯縣唐武德二年爲揚
州東南道行臺置尙書省輔公祏據江東七年
平又改爲蔣州八年罷行臺稱揚州大都督府
領上元金陵句容丹陽溧水等縣九年移揚州
治江都改金陵爲白下縣屬潤州正觀七年復
爲揚州乾元元年改爲昇州上元二年廢光啟
三年復仍以上元句容溧水溧陽四縣隸之置
節度使天祐四年楊行密據其地爲金陵府號
曰齊國封李昇爲齊王以建康爲西都以廣陵
爲東都昇僭位國號唐二十三年

主在位共

皇朝開寶

八年平之復爲昇州天禧二年改江甯府建炎三年改建康府此金陵郡邑升降廢置之不常也余因覽圖經實錄疑所載六朝事尙有脫誤乃取吳志晉書及宋齊而下史傳與夫當時之碑記參訂而考之分門編類綴爲篇目几十有四門雖猥陋無益於治道然展卷則三百餘年興衰之迹若身履乎其間非徒得之於傳聞而已同志之士盍補其所未備者而傳之紹興歲次庚辰八月左奉議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新安張敦頤序

高陽許嵩作建康實錄文多汗漫參考者疲於
省閱新安張養正哀舊史而爲六朝事迹編類
部居粲然俾江左三百餘年之故實昭布方冊
非博雅好古未易成此書也余叨守建康養正
適以議郎居幕府因取其書刊於此邦養正名
敦頤屢專候泮以文章道義爲學者之所矜式

此特餘事爾紹興庚辰立冬日東魯韓仲通書
會稽三賦三卷 宋刊本 黃堯圃舊藏

宋東嘉王十朋撰刻谿周世則注郡人史鑄增
注

管司馬相如作上林賦設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相畚難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者烏有其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其詞多夸而其事不實如盧橘黃甘之類蓋上林所無者若夫士大夫居是邦遊是境則是賦也不可以不知其或外此者苟能一目則不必上會稽探禹穴不必投剡中登天姥其若耶雲門又不必青鞋布襪也或從官于此則鏡湖秦望之遊亦不必月三四焉沉人材風俗與夫登覽之勝班班靡不具在俾盛傳於世豈曰小補哉凡讀之者嘗

患乎奇字之爲梗從而爲釋音區布於句讀之下庶幾不俟討論可以助眼過電而口傾河也區區注釋之意於是乎併書時嘉定歲在丁巳長至愚齋史鑄序

黃氏手跋曰宋本會稽三賦注余所見有三本

一得諸顧八愚家一見諸顧五癡處

今歸潛一研堂

一

見諸顧抱冲所八愚五癡爲昆仲其兩本悉屬舊藏若抱冲則得諸他處非郡中物也然皆大字不分卷每半葉九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三十二三字不等注中有注此刻板式與前所見者

異矣此本首載史序第一葉與會稽三賦第一
葉誤倒故印記反鈐于賦之第一葉應正之丙
寅穀雨後一日蕘翁識

中吳紀聞六卷 何義門校宋本

崑山龔明之希仲紀

吾家自先殿院占籍中吳距今幾二百禩相傳
已及雲仍矣明之幼嘗逮事王父每聞講論鄉
之先進所以誨化當世者未嘗不注意高仰云
少長從父黨游皆名人魁士及又獲識典刑於
親炙之久乃從事於進取虞庠魯泮餘三十年

同舍亦多文人行士揭德振華咸有可紀厥後
世異事變利門名路絕不復往由是聲迹益晦
陋瓜疇芋區不過老農相爾汝所與談笑者無
復有鴻儒矣竊嘗端居而念焉凡疇昔旣聞而
厭見者往往後輩所未喻今年九十有二西山
之日已薄恐其說之無傳也口授小子昱俾抄
其大端藏之篋衍不惟可以稽考往跡資助談
柄其間有稗王化關士風者頗多皆新舊圖經
及吳地志所不載者至于鬼神夢卜雜置其間
蓋効范忠文東齊紀事體談諧嘲諷亦錄而弗

棄蓋效蘇文忠公志林體皆取其有戒於人耳
昱新學小生屬意不倫措辭無法不可以爲書
予意爲是不滿必得老於文者鑿括之庶幾不
爲撫掌之資而使後之人誦其所聞以代莊舄
之吟爾
淳熙九年中和日宣教郎賜緋魚袋致
仕龔明之期頤堂書

龔吉宏跋

正德九年

何氏手跋曰毛斧季從崑山葉九來借得舊錄
本乃其先文莊公棗竹堂所藏故物開卷有文
莊名字官銜三印卷末一行云洪武八年從廬

公武假本錄傳此書始自公武訪求校定復出於世此同邑錄傳之本宜其可從是正也友人王受桓借得斧季勘本予復傳焉因記其所自康熙庚辰十二月十九日雪霽牕明呵凍書焯

桂海虞衡志一卷 明抄本 淡生堂舊藏

吳郡范成大紀

始余自紫薇垣出帥廣右姻親故人張飲松江皆以炎荒風土爲戚余取唐人詩考桂林之地少陵謂之宜人樂天謂之無瘴退之至以湘南江山勝於鸞鶴仙去則宦遊之適甯有踰於此

者乎既以解親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二月既至郡則風氣清淑果如所聞而巖岫之奇絕習俗之醜古府治之雄勝又有過所聞者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誠相戒毋欺侮歲比稔藉府少文書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詔徙鎮全蜀亟上疏固謝不能留再閱月辭勿獲命乃與桂民觴客於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航瀟湘絕洞庭沂澗灑馳驅兩川半年達于成都道中無事時念昔游因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載者萃爲一書蠻陬

絕微見聞可紀者亦附著之以備士訓之闕
錦城以名都樂國問天下余幸得至焉然且倦
倦於桂林至爲之綴緝瑣碎如此蓋以信余之
不鄙夷其民雖去之遠且在名都樂國而猶弗
忘之也
清熙二年長至日吳郡范成大至能書

蒲陽比事七卷

明刊本

朱龍坡李俊甫幼傑纂輯

吾蒲山川清淑風俗醇美民生其間率多秀異
耻事末作一歸於儒白唐距今歷紀數百如節
行揚芳文學垂範代不乏人進士擢第則有祖

孫首榜魁亞聯名異科有賢良詞學之英一門
有公卿岳牧之盛至於軼材絕藝隱士高禪聞
見軼出殆難悉數固炳靈之助亦漸靡使然也
舊誌間多疏略由夫主其事者期於速成採觚
之士不服博訪遂使覽者不無遺憾今國家貢
士李君俊甫幼傑慨然有志斯事上考史記旁
摭紀錄下至諸家文集行寔碑碣書尺悉從采
掇詢于耆儒參諸故老積十餘年心目之勤釐
爲七卷幾數萬言彙諸科分聯比而書又爲綱
目于前偶儷成編尤便披閱可謂勤矣書成適

國子博士三山林公來收吾郡李君以其書獻
一見嘆賞命書史就抄給以筆札不閱月而畢
親翰抵僕譏以序謔自念齒耄學荒理當推避
既而喟然謂士未遇時往往編綴古今以爲選
舉之圖講學爲文以爲俯仰之舉矣暇採拾鄉
間逸事以爲前輩不朽之傳後來慕用者之勸
也哉是書之成若不遇博雅君子爲賞鑒但藏
巾笥耳今使君仁賢不薄鄉郡樂其風土之美
人物之盛爲之主盟將以傳信久遠使後人更
相勸勵斯爲忠孝冠冕言行楷式之歸風化美

意寔在乎是何此書之幸吾郡之逢耶使君以
鼎甲師儒宜爲序冠顧乃謙抑以筆授僕若又
回辭恐幼傑用心之勤與使君樂善之懿終無
以表見是題于卷首云邑人陳謙

僕至郡之三月李君幼傑來訪出其書一編閱
之莆陽比事綱目也其言纔千有餘其事上下
千百年間可法可勸可喜可愕無所不有於是
嘉其工嘆其勤也命工就錄全帙延訪儒生往
復訂正凡踰年而書始成乃鋟木以傳後吁僕
之力僅止是耳如此山川人物方興而未艾高

蹈而遠跨者又將月異而歲不同也幼傑勉乎
哉僕老矣自是休影衡茅之下萬事棄置行樂
餘暇時懷此郡好風南來每聞述一佳話往往
得一解顏而笑蓋於此興復不淺嘉定甲戌四
月下澣玉融林瑑書于儒雅堂

馬氏手跋曰莆陽比事余求之十餘年不獲近
忽得之武林書肆中閩中地志宋元以來自清
熙三山志外不少概見是書取莆陽文獻訪蒙
求體自山川風俗古跡名勝人物科第以及道
流釋家分門別類無不備錄若網在綱有條不

素故曰比事所採用書如十六國志沼甫志龍川志閩中記中興紀事崇甯黨錄南雲見錄林氏積慶圖木蘭家譜桂籍題名異聞錄搜神祕覽隆正集樽齋集探花集浯溪集欽研集今且無有知其名者軼事遺聞所載尤夥洵史庫中驚人祕笈也近惟儀徵孳經室昭文愛日精廬尚有寫本此本係錢唐何夢華舊藏雖鈔明刊寔江浙藏書家傳抄之祖本也道光閩逢啟祥之歲壯月扶風書隱生馬玉堂跋

右地理類雜記之屬

游志續編一卷

舊抄本

元南村居士陶宗儀九成宮

瀟祐癸卯置閤在秋景氣極高迴望屋角山光
與天台碧左右轟轟獻狀似相招相延並有不
勝情者而余適病趾弗能遊焉時獨鳩首引酌
誦遠遊招遊諸篇以自宣暢因懷古自山川之
美人物之勝登覽遊從之適雖其有得於是
有感於是者不能盡同而皆超然無有世俗垢氣
物欲之累意謂古今樂事無過此者乃取自味
沂而下二千載間迄於近世張朱氏衡山之遊

高情遠韻聚見此編若身參其間而目與之接
胥應和而俱翱翔也吁世亦有好遊若子者乎
旬有五日編成是爲序天台陳仁玉

辛酉九月望偶過孔嘉兄雲光閣見有此本在
几上云是借陸元洲者遂爾袖歸燈下錄之以
爲齋中臥遊之玩少俟閒暇盡將載籍所傳遊
覽諸作錄之以續二公之不足未知遂此志願
否令徐問之裝完併記十一月朔錢穀

張氏金吾曰前有宋天台陳仁玉游志編序并
曰是書繼仁玉游志編而作故云續編所載皆

唐宋金元人游覽之文頗有世不經見者如劉
祁遊西山記北使記等篇他書俱未之載其存
佚之功爲不小矣至李格非洛陽名園記范成
大驂鸞錄吳船錄蓋以有傳本故存其目而未
錄其文非有所殘闕也

挈經室外集遊志續編二卷元陶宗儀撰宗儀
有國風尊經 四庫全書已著錄是編繼宋陳
仁玉遊志而作所載多唐宋元人遊覽之作自
樊宗師柳公權元結而下凡四十有八家選擇
精審並足以資考證書中有存其目而其書未

經探入者若李格非之洛陽名園記范至能之
驂鸞錄吳船錄後人遂疑爲未成之書案朱彝
尊云宗儀所著各書有裨史學此其一也

右地理類遊記之屬

真臘風土記一卷

明抄本

元永嘉周達觀撰

島夷志略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汪大淵撰

九州環大瀛海而中國曰赤縣神州其外之州
者復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

區中者乃爲一州此騶氏之言也人多疑其荒唐誕誇况當時外徼未通於中國將何以徵驗其言哉漢唐而後於諸島夷力所可到利所可到班史傳固有其名矣然考於見聞多襲舊書未有身遊目識而能詳記其實者猶未盡徵之也西江汪君煥章當冠年嘗兩附舶東西洋所過輒采錄其山川風土物產之詭異居室飲食衣服之好尚與貿易賁用之所宜非其親見不書則信乎其可徵也夫言海中自多鉅魚若蛟龍鯨鯢之屬羣出遊鼓濤拒風莫可名數舟人

燔雞毛以觸之則遠遊而沒一島嶼間或廣袤
數千里島人浩穰其君長所居多明珠麗玉犀
角象牙香水爲飾橋梁或甃以金銀若珊瑚琅
玕玳瑁人不以爲奇也所言由有可觀則驕衍
皆不謔焉知是誌之外煥章之所未歷不有瑰
怪廣大又逾此爲國者歟大抵一元之氣充溢
乎天地其所能融結爲人爲物惟中國文明則
得其正氣環海於外氣偏於物而寒燠殊候材
質異賦固其理也今乃以耳目弗逮而盡疑之
可乎莊周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然博

古君子求之異書亦所不廢也泉修郡乘旣以是誌刊人之煥章將歸復刊諸西江以廣其傳故子序之至正十年龍集庚寅二月朔日翰林修撰河東張翥序

中國之外四州維海之外夷國以萬計唯北海以風惡不可入東西南數千萬里皆得梯航以達其道路象胥以譯其語言惟有聖人在乎位則相率而效朝貢通互市雖天際窮髮不毛之地無不可道之理焉世祖皇帝旣平宋氏始命正奉大夫工部尙書海外諸蕃宣慰使蒲師文

與其副孫勝夫尤永賢等通道外國撫宣諸夷
獨瓜哇負固不服遂命平章高輿史弼等帥舟
師以討定之自時厥後唐人之商販者外蕃率
待以命使臣之禮故其國俗土產人物奇怪之
事中土皆得而知奇珍異寶流布中外爲不少
矣然欲考求其故實則藝事者多祕其說鑿空
者又不得其詳唯豫章汪君煥章少負奇氣爲
司馬子長之遊足跡幾半天下矣又以海外之
風土國史未盡其蘊因附舶以浮於海者數年
然後歸其目所及皆爲書以記之較之五年舊

誌大有逕庭矣以君傳者其言必可信故附錄
清源續志之後不惟使後之圖王會者有足徵
亦以見國家之懷柔百蠻蓋此道也至正己丑
冬十月又二望日三山吳鑑序

清源續志序曰古有九邱之書誌九州之土地
所有風氣之宜與三墳五典並傳周列國皆有
史晉有乘輿楚有檣杪魯有春秋是也孔子定
書以黜三墳衍述職方以代九邱筆削春秋以
寓一王法而乘輿檣杪遂廢不傳及秦罷侯置
守廢列國史漢馬遷作史記闕牧守年月不表

郡國記載浸無可考學者病之厥後江表華陽
有誌汝穎之名士襄陽之耆舊有傳隋大業首
命學士十八人著十郡誌凡以補史氏之闕遺
也閩文學始唐至宋大盛故家文獻彬彬可考
時號海濱洙泗蓋不誣矣國朝混一區域至元
丙子郡既內附繼遭兵寇郡城之外莽爲戰區
雖值承平未能盡復舊觀清源前誌放失後誌
上於淳祐庚戌逮今百有餘年前政牧守多文
史武夫急簿書期會而不遑於典章文物比年
修宋遼金三史詔郡國各上所錄而泉獨不能

具無以稱德意有識愧焉至元九年朝以闕海
憲使高昌僕侯來守泉臨政之暇考求圖誌見
是邦古今政治沿革風土習尚變遷不同太平
百年譜牒猶有遺逸及今不紀後將無徵遂分
命儒生搜訪舊聞隨邑編輯成書鑿時腐泉辱
命與學士君子裁定剛削爲清源續誌二十卷
以補清源故事然故老漸愚新學淺於聞見前
朝遺事蓋十具一二以傳焉至正十一年暮春
修禊日三山吳鑿序

右地理類外紀之屬

而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政書類

太平寶訓政事紀年五卷

抄本

不著撰人 舊氏

此書迺將富公弼所進太祖太宗眞宗三朝寶

訓案富弼所進乃三朝政要非寶訓也此蓋沿館閣書目之誤及林公希所

進仁宗英宗兩朝寶訓及國朝會要事實類苑

編年之書與夫建隆以迄紹興詔令旨揮歷朝

名臣章奏之集言行紀錄搜括殆盡以成是編
庶幾開卷一覽則我祖宗盛德大業厚澤深仁
爛煥乎其溢目豈小補哉伏幸詳鑒

直齋書錄解題曰三朝政要二十卷宰相河南
富弼彥國撰慶歷三年弼爲樞副上言選官置
局以三朝典故分門類聚編成一書以爲模範
命王洙余靖孫甫歐陽修同共編纂四年書成
名太平故事凡九十六門每事之後各釋其意
至紹興八年右朝議大夫呂源得舊印本刊正
增廣名政要釋明策備上之於朝館閣書目指

政要爲寶訓非也

玉海曰慶厯三年九月樞密副使富弼請考祖宗故事可行者爲書置在二府俾爲模範得以遵守上嘉其奏丙戌命史館檢討王洙集賢校理余靖歐陽修秘閣校理孫甫等同編命弼領之名曰太平故事四年九月上之凡九十六門二十卷弼爲序凡三朝賞罰之權威德之本責任將帥之術升黜官吏之法息費強兵之制禦戎平寇之略寬民恤災之惠睦親立教之本御臣防患之機察納諫諍之道率編錄焉

又曰元豐五年六月八日戊午宰臣王珪言天
聖中修真宗正史別錄三朝寶訓以備省覽今
當修仁英兩朝寶訓詔吏部郎曾肇著作佐郎
林希編修至六年四月十九日書成凡二十卷
希上之賜銀絹二百始於孝德終於治夷分七十六門

張氏金吾曰是書以富弼三朝政要林希兩朝
寶訓爲藍本而益之以國朝會要事實類苑等
書始太祖迄高宗稱高宗爲太上皇帝蓋孝宗
時人所編輯也太祖太宗眞宗三朝每年後俱
有臣弼等釋曰云云蓋卽陳振孫所謂每事之

後各釋其意也文淵閣書目著錄

右政書類寶訓之屬

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二十五卷

元刊元印本

唐杜佑原本

李翰序

杜佑序

按目後有至元丙戌重新繙梓木記

唐會要一百卷

舊抄本

宣和光舊藏

宋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

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

溥纂

五代會要三十卷 影寫宋刊本 王述卷舊藏

宋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

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

王溥纂

每卷後有校勘官前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

守奉州天水縣令宋璋一條

本朝故相王公溥撰唐及五代會要凡當時制

度公革粲然條陳無遺唐會要已鏤版于吳而五代會要未甚傳彥博家藏善本比至蜀請官參用正史考覈亡訛謬且刻以傳慶曆六年四月望日樞密直學士尚書吏部員外郎知益州事充益利路兵馬鈐轄文彥博題

國朝王文康公所纂五代會要三十卷慶曆中文忠烈公帥蜀嘗刻行之兵興以後久軼其傳元之假守信安得舊版于江陰以來因併與范專公所著五代通刻版實郡五季之事陋矣亡足云者然而前承唐餘後訖宋與其間五六

十載儀物章程官名文法因革損益之由使後
世有考者多見此書其可廢乎昔孔子之祀宋
得夏時坤乾而取之以其近于用也是亦學士
大夫之所宜知也乾道七年三月旦日左宣教
郎權發遣衢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
施元之書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

校宋本

宋李心傳撰

甲集自序

嘉泰二年

乙集自序

嘉定九年

漢制考四卷 元刊元印本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漢制載於史者先儒考之詳矣其見他書者未之考也嘗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三代損益至周大備夫子從周與從先進之言所謂百世可知者其法著于春秋東遷之初先王典章概有存者義和柶鬯之喪王命猶重也司徒緇衣之美王官猶賢也祭仲論京不度過制之城猶未眾也無駭卒始請族世官之故猶未遠也秦山有勅則巡守之蹟猶可復也九宗五正有後

別封建之制猶可尋也師服之言建國賦僖伯之諫觀魚則據經守古之士猶多也春秋何爲而作乎宰咺歸囑天衷民彝大泯亂春秋所以始歟於獻六羽於稅畝皆曰初於丘甲於三軍皆曰作於南門於雉門及兩觀皆曰新作夫子蓋傷之也秦作西時臚於郊祀魯惠公請郊禘史角寔往而祀禮始僭矣其後齊作內政而兵制變晉作爰田而田制變晉作執秩而官制變鄭鑄刑書而刑制變大夫奏肆夏季氏旅泰山晉不知殺烝魯不知尙羔禮幾亡矣然名卿大

夫講問固寔三代文獻藹如也納鼎有諫觀社
有諫中編名子之對里革斲罟之規御孫別男
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享柳下季之述祀典單
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剡子
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
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
猷訓粲然可睹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
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
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
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源相續得夏時坤

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
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戰國去籍之餘孟子言
井地曰大略言班爵祿曰聞其略言諸侯喪禮
曰未學而嘗聞若其宏綱丕式因略而致詳推
舊而爲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春秋大復古讖
變古井牧變而阡陌畿服變而郡縣車乘變而
步騎什一變而箕歛佩玉變而帶劔簋席變而
杯案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古其不
可復乎是意唯太史公知之於夏殷紀舉孔子
正夏時善殷格卓然見損益之要指於高帝紀

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歎其襲秦也漢
之止於爲漢自高帝之襲秦始雖然兩漢之制
文中子奚取焉吁三代遠矣漢詔令人主自親
其文猶近於書之典誥也郎衛執戟之用儒生
猶近於王宮之士庶子也司徒府有百官朝會
殿以決大事猶近於外朝之詢眾也牧守有子
孫郡國有辟舉庶幾建侯之舊丞相進見御坐
爲起在輿爲下庶幾敬臣之意三老掌教化孝
梯力田置常員鄉遂之流風遺韻亦間見焉是
之取爾君子尙論古之人以爲漢去古未遠諸

儒佔畢訓故之學雖未盡識三代舊典而以漢制證遺經猶幸有傳注在也冕服車旗葬器之類多以叔孫通禮器制度爲據其所臆度無以名之則謂若今某物及唐儒爲疏義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考蓋自西晉板蕩之後見聞放失習俗流敗漢世之名物稱謂知者鮮焉况帝王制作之法象意義乎此漢制之僅存於傳注者不可忽不之考也愚少嘗有聞老弗敢墜因紬次爲編以俟後之君子自流遡原三代之禮庶乎其可識矣辛巳夏五子王子序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元刊元印本，錢罄室舊藏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自序

李蓮思序 至 戊申

王壽衍進書表 延祐六年

饒州路總管府下樂平州刊印通考指揮 至 拾 二年

鄱人宋相子馬端臨述文獻通考于家泰定元年江浙省彫寘于西湖書院越十有一年予由

太史氏出統學南邦因莅杭閱究其文或譌或逸版咸有焉時端臨既沒厥壻楊元長教于東

湖乃俾造厥嗣志仁詢取先文用正斯失至則
就俾元偕西湖長方員率學者正之踰年而訖
將闕正于梓未諧又踰年中書遣太常陳氏來
訪求典籍于茲行中書以其事惟于是任乃克
遂舊圖俾儒士葉森董正梓工且足于不逮必
予復省功乃已幸獲底于備可觀烏呼考之述
繼世而成歷代而行踰十年而徵又三年而明
匪易匪輕可戒于德之不恆至元又五年三月
朔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敘紀

李氏手跋曰玉海元刊本尙可得而文獻通考

絕少當世通行禮部本訛舛極多慎獨齋本差
佳亦不免脫誤如此本者安可見也間向藏愛
日精廬月霄翁深祕惜之今幸而得歸川此
書尚爲得主月霄在未及一窺所藏比予往來
琴川書已星散而月霄亦歸道山矣閱此不勝
零落山邱之感李兆洛識于冬讀書齋時道光
甲午七月

案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六字小黑口卷中
有錢穀朱文方印叔寶朱文方印錢氏藏朱文
方印天樹印信白文方印可嘉朱文方印

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舊抄本

唐蕭嵩等奉敕撰

周必大序曰三代以下言治者莫盛於唐故其議禮有足稽者始太宗文皇帝以濬哲之姿躬致上治顧視隋禮不足盡用乃詔房元齡魏徵與禮官學士增修五禮成書百卷總一百三十篇所謂正觀禮是也高宗纂成之復詔長孫無忌杜正倫李義府以三十卷益之然義府輩務爲傳會至雜以令式議者非焉所謂顯慶禮是也二書不同蓋嘗並用春官充位莫之或正開

元皇帝綏萬邦撫重熙於是學士張說奏言儀
注矛盾蓋有以折衷之乃詔徐堅柳銳施欽本
載加撰選繼以蕭嵩王邱仲等歷數年乃就號
曰大唐開元禮吉凶軍賓嘉至是備矣書必有
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禮書一代之典也其可
闕耶謹爲序曰夫爲國必以禮以時爲大商之
去夏未久也其損益已可知矣况乎自秦迄漢
典籍殘缺所可見者二戴之記周官之書其綱
則備其紀則略二戴之記雜出於漢儒或繁密
雖遵或抵牾莫辨此其猥紛紛所以無敢輕議

也雖然大輅沒而椎輪不可以復用宮室備而茅茨不可以復拘若明堂以致嚴父之孝孝致矣則汶上之圖不必盡合於黃帝圓邱以竭事天之誠誠竭矣則澤中之祀不必盡合於成周蓋古今之不同文質之適變雖先王未之有者可以義起奈何區區殘編斷簡泥古而窒今使我朝盛典不傳於後世耶唐受命奄有方夏吉禮以事神祇賓禮以親邦國嘉禮以親萬民不得已而施之軍禮凶禮者甚眾也朝廷之所用有司之所守非一定之論則內外無所適從非

不刊之書則子孫無所取法今自正觀而至顯慶閱歲未久二禮之不同固未害損益之義也然既出義府傅會則非所謂一定之論猥雜有司令式則非所謂不刊之書開元皇帝勵精政治有意太平故能遴擇儒臣釐正鉅典惟堅等辨博通貫體上之意故能不泥不肆克研成書因時肇興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諸儒之訟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不必野外之謀卽是書而可行世守之毋敢失墜不其休哉書凡百五十卷各以類從讀者如按圖而知四方此不具

載姑敘作書之旨云謹序

案此序益公集失載

大唐郊祀錄十卷

舊抄本

唐朝散郎前行河南府密縣尉太常禮院修撰

臣王涇上

王涇上表

直齋書錄解題曰大唐郊祀錄十卷唐太常禮院修撰王涇撰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升降之序貞元中上之張氏金吾曰卷一至三曰凡例卷四至七曰祀

禮卷八曰祭祀卷九卷十曰饗禮凡例者如辨
神位視牲器卜日齋戒玉帛牲牢奠獻祈禱祭
服雅樂雜例之類是也祀禮者如冬至祈穀雩
祀明堂朝日夕月風師雨師靈星五龍及五方
感生帝九宮貴神之類是也祭祀者如皇地祇
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嶽鎮海瀆之類是也饗禮
者如薦獻太清宮元元皇薦獻太廟德明皇帝
等廟天寶三載追尊皇及先農先蠶文宣王武
成王先代帝王之類是也稽歷代郊祀之制述
有唐沿革之由中如祀九宮貴神於東郊升風

師雨師爲中祀及嶽鎮海瀆之封爵風雨雷師
之樂章俱開元禮所未及載者一朝典制籍此
可補其闕注中所引三禮義宗多有他書所未
見者亦足以資考核有志於經史之學者宜亦
共知寶貴哉表云神位升降寫而爲圖今其圖
已佚無可考矣崇文總目通志直齋書錄解題
文淵閣書目俱著錄

太常因革禮八十三卷 舊抄本

宋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
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

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臣歐陽修等奉勅編
臣修等聞昔秦燔滅詩書而禮樂尤其所惡故
漢興二百餘年而郊祀之禮聽於方士乘輿所
御不過衾服及至顯宗然後發憤太息鑿空耕
荒以有三雍七郊百官備物輅車袞冕以祀天
地養三老五更於學然後後世有述焉漢末喪
亂未平遺文復就湮滅而江左學者猶能言之
蕭梁之時日不暇給猶命陸連賀瑒等五人分
治五禮及至隋文天下初合享國日淺亦能於
兵燼之餘收集南北儀注爲百三十篇故唐興

得以沿襲爲正觀顯慶開元之禮古之君子於
戰伐崎嶇之中猶不忍禮樂之廢苟有一日之
安則相與戮力講求其勤如此宋有天下承平
百年憲章文物遠追三代而觀書於太常者獨
有開寶通禮得爲完書其餘顛倒脫落無所考
證至不及漢唐者此有司失職學者不講之過
也昔太祖皇帝始命大臣約唐之舊爲開寶通
禮事爲之制以待將來其後更歷三朝隨事損
益與通禮異者十常三四苟新書不立而持通
禮以爲備則後世將有惑焉故天聖中禮官王

倬等論次已行之事名曰禮閣新編其後賈昌朝等復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而禮閣新編止於天禧之五年太常新禮止於慶厯之三年又多遺略不能兼收博采以示後世而二書之外存於簡牘者尙不可勝數付之胥吏日以殘脫故嘉祐中臣修以爲言而先帝以屬修與凡禮官命臣闕臣洵專領其局始自建隆以來訖於嘉祐巨細必載罔羅殆盡以爲開寶通禮者一代之成法故以通禮爲主而記其變其不變者則有通禮存焉凡變者皆有所沿於通禮也其

無所沿者謂之新禮通禮之所有而建隆以來
不復舉者謂之廢禮凡始立廟皆有議論不可
以不特見謂之廟議其餘皆卽用通禮條曰爲
一百篇以聞賜名曰太常因革禮雖不足以稱
先帝考禮修業傳示無極之意猶庶幾於守職
不廢以待能者尙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提舉
編纂臣歐陽修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兵部侍郎
兼侍讀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李東之龍圖
閣直學士左諫議大夫兼侍講崇文院檢討官
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呂公著尙書工部郎

中知制誥兼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宋敏求
尚書屯田員外郎充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
兼禮儀事臣周孟陽尚書度支員外郎直祕閣
兼充史館檢討同知禮院兼丞事臣呂夏卿尚
書祠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同知禮院臣李育
祕書丞充集賢校理同知禮院臣陳繹太常博
士禮院編纂臣姚闕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
編纂臣蘇洵等謹上

太常因革禮老蘇先生奉詔所修也先是歐陽
文忠公同判太常寺始建編修禮書之議朝廷

雖從其請然猶重置局就以命禮官既不專任
閱歲久之書不果成嘉祐六年七月己酉乃以
先生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
城縣令姚闢同編纂判寺官督趣歐陽公以參
知政事提舉閣五年當治平二年九月辛酉而
奏書成國史謂建隆以來三輯禮書嘉祐尤悉
則謂此書也古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自後世
以禮著書者僅存其大概或闕其彌文經禮粗
詳而曲禮盡廢以故往往不可復考嘉祐書獨
于損益去取異同之際莫不咸在當此時知制

誥張環奏以國朝禮不合古制欲命大臣與禮
官釐正紬繹然後垂之永久先生爭之以爲今
亦編集故事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
遂使尊而行之也遇事而載之不擇善惡是記
事之體也然則其几例條目先生之定論蓋若
此而昧者顧謂繁簡失中以喧攘目之抑未之
思歟其書以開寶通禮爲本而以儀注例冊附
見之且參以實錄封禪記鹵簿記大樂記及他
書經禮曲禮於是兩備張文定公所謂其事業
不得舉而措之於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爲太常

施用者是也錢侯太虛爲吾州盡刻蘇氏之書於學官所以加惠諸生甚厚且屬壁識其歲月因備列之于末云淳熙十五年正月郡人李壁書

郡齋讀書志曰太常因革禮一百卷皇朝姚闕蘇洵撰嘉祐中歐陽修言禮院文書放軼請禮官編修六年用張洞奏以命闕洵至治平二年乃成詔賜以名李清臣云開寶以後三輯禮書推其要歸嘉祐尤悉然繁簡失中訛闕不補豈有拘而不得騁乎何喧攘之甚也

張氏金吾曰案宋太祖始命劉溫叟等約唐貞觀顯慶開元禮爲開寶通禮更太宗眞宗隨事損益天聖中禮官王卬等論次其事名曰禮閣新編其後賈昌朝等復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嘉祐中修以二書不能兼收博采未足以示後世且二書之外存於簡牘者尙多付之胥吏日以殘脫乃建編纂禮書之議仁宗允其請嘉祐六年命蘇洵姚闢置局修纂治平二年書成賜名太常因革禮分八類曰總例曰吉禮曰嘉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廢禮曰新禮曰廟議凡一百

卷始自建隆迄於嘉祐以開寶通禮爲主參以禮閣新編太常新禮禮院儀注禮院例冊慶厯祀儀及實錄會要封禪記鹵簿記等書四朝典禮粲然具備是因政和五禮新儀以前所不可無之書也文淵閣書目焦氏經籍志俱著錄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北宋一代典章如開寶禮太常因革禮禮閣新儀今俱不傳云云則是書之佚久矣此本傳自蕭山陸氏蓋從舊抄本傳錄者缺卷五十一至卷六十七凡十七卷

政和御製冠禮十卷五禮新儀二百二十卷

舊抄本
曝書

亭舊藏

宋高宗皇帝御製

前有御筆指揮及尙書省議

禮院累次所上劄子御製冠禮十卷蓋當時頒
此爲格式者故以弁首不入卷數計闕卷七十
四卷八十八至九十卷一百八至一百十二卷
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七卷二百共闕二十
卷

御製序曰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先王稽其典
常制其等差辨其儀物秩其名位所以正人倫

定尊卑別貴賤也故有君道焉有父道焉有子道焉夫唱而婦隨兄友而弟恭莫不有敘人倫正也上不可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大不可以凌小小不可以加大無得而踰尊卑定也朝廷邦國鄉黨遂序有典有則有倫有節有條而不紊貴賤別也天下有萬不同之情先王同之於一堂之上薄海內外雖愚夫愚婦莫敢以私智側言改度易制者以分定故也夫人倫正尊卑定貴賤別則分守明分守明則人志一人志一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下不好亂上無僭差而

天下不治者亦未之有也先王以是成教化移風俗其和至於廣樂其大至於與天地同節深所慕之朕獲承至尊洪惟祖考燕翼之謀垂休錫美功成治定厯考前世承平之久莫如今日然承五季禮廢樂壞大亂之後先王之澤竭士弊於俗學人溺於末習忘君臣之分廢父子之親失夫婦之道絕兄弟之好至以眾暴寡以智欺愚以勇威怯以彊陵弱庶人服侯服牆壁被文繡公卿與皂隸同制倡優下賤得爲后飾昏冠喪祭宮室器用家殊俗異人自爲制無復綱

紀幾年於茲未之能革昔在神考憲道立政稽
若往古作新斯人以追三代之隆謂安上治民
別嫌明微釋回增美莫善於禮親降策問下詢
承學造庭之士將因今之材而起之也命官討
論郊祀之儀服章之飾是正訛舛大勲未集仰
惟先志明發不寐繼而承之罔敢忽怠乃詔有
司張官設屬講求比次以書來上朕乙夜省閱
考驗先王制禮之文親加筆削復命有司循古
之意而勿泥於古適今之宜而勿牽於今乃作
吉禮以祀以祭以享乃作凶禮以哀以弔以禴

以恤乃作賓禮以朝以會以覲以問乃作軍禮
以用眾恤眾簡眾任眾合眾乃作嘉禮以親宗
族親男女親賓客親異國遵豆尊罍冕弁旂常
車輿圭璧羔鴈幣篚有不可施於今則用之有
時示不廢古有不可用於時則惟法其義示不
違今又爲之多寡之數高下之等長短之度疏
數之限將自躬而達之天下自朝廷而達於庶
民使士安於分無見利忘義之心人知所守無
犯令陵政之悖四方以無拂而天下如一家爭
訟之端庶幾永息廉恥之道庶幾乎興而刑其

措歟傳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今天下去周千有餘歲道之不明未有疏於此時也染世汚俗冒上無等未有甚於此時也朕因今之俗做古之政以道損益制而用之推而行之由乎百世之後奮乎百世之上等百世之王若合符契共歸一揆所謂百世而繼周者也雖其法其制本頒天下朕將禮刑並用俟之以慶賞刑威適觀厥成焉萬機之暇書其意記其制作之因以兼明天下後世政和新元三月一

目序

尙書省牒議禮院知樞密院事鄭居中等劄子
奏竊以禮有五經而威儀至於三千事爲節文
物有防範本數末度形名比詳遭秦變古書缺
簡脫遠則開元所紀多襲隋餘近則開寶之傳
間存唐舊在昔神考躋時極治新美憲章是正
郊廟緝熙先猷實在今日恭惟陛下德備明聖
觀時會通考古驗今沿情桐事斷自聖學付之
有司因革綱要既爲禮書纖悉科條又載儀注
勒成一代之典跨越三王之隆臣等備員參訂

後更歲月悉稟訓持靡所建明謹編成政和五
禮新儀并序例總二百二十卷目錄六卷共一
百二十六冊辨疑正訛推本六經朝著官稱一
遵近制上之御府仰塵乙覽恭候宸筆裁定其
以治神人以辨上下從事新書其自今始若夫
蒐補闕遺講明稀闕告成功而示德意則臣等
顧雖匪材猶當時順聖志而成之取進止牒奉
勅宜頒降牒至准敕故牒

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牒

大金集禮四十卷

舊抄本

金張曉發

黃氏手跋曰大金集禮世鮮善本惟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載此書以爲尙是金人鈔本惜未知流落何所偶與余友張秋塘談及此書秋塘云數年前余從騎龍巷顧氏得之而歸於馬鋪橋周香岩矣香岩與余相友善有秘書彼此俱易觀惟請觀此書則以朽腐不可觸手爲辭余亦以家無別本可校不敢因請今春觀書於華陽橋顧聽玉家適得是本遂攜向香岩處請其書比較之紙墨皆古惜朽腐處殘缺不可盡讀末

有何義門先生跋亦自敘其得書之由而書之
爲金鈔與否義門卒不能定也余略爲緝閱覺
卷第脫誤彼此相同似余書卽從錢本所出然
行款不同第一卷中反多貞元云云四葉欲微
信而反滋疑香岩與余唯有相視而笑已耳適
錢少詹辛楣先生借閱藉以折衷遇疑處皆筆
諸紙條貼其上足見前輩好學深思不務涉獵
寔爲後生龜鑑歸架日追敘得書顛末并著辛
楣校閱以傳信於後云嘉慶元年六月中泮二
日書於士禮居棘人黃丕烈

大金德運圖說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金貞祐二年尙書省集議德運之案牘也

廟學典禮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不著換人名氏

慶元條法事類殘本三十六卷附開禧重修尙書吏

部侍郎右選格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入名氏

直齋書錄解題曰嘉泰條法事類八十卷天台

謝深甫子肅等嘉泰二年表上初吏部七司有

條法總類消熙新書既成孝宗詔做七司體分

門修纂別爲一書以事類爲名至是以慶元新書修定頒降此書便於檢閱引用惜乎不併及刑統也

張氏金吾曰案宋史寧宗本紀嘉泰二年謝深甫等上慶元條法事類直齋書錄解題有嘉泰條法事類八十卷云宰相謝深甫等嘉泰二年表上蓋舉其奉詔之時則曰慶元據其成書之日則曰嘉泰一書而異名耳闕卷一卷二卷十八至二十七卷三十三至三十五卷三十八至四十六卷五十三至七十二共闕四十四卷末

附開禧重修尚書吏部侍郎右選格二卷蓋卽
宋史所載開禧重修七司法文淵閣書目著錄
二十冊此其殘闕之本也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六十卷 舊抄本 曝書亭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大德七年中書省劄節文准江西奉使宣撫呈
乞照中統以至今日所定格例編集成書頒行
天下照得先據御史臺比及國家定立律令以
來合從中書省爲頭一切隨朝衙門各各編類
中統建元至今聖旨條畫及朝廷已行格例置

簿編寫檢舉仍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提刑按察
司體究成否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至廢弛
已經通行合屬依上施行去訖今據見呈仰照
驗施行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二十三卷

舊抄本

至治二年新集

大元聖政典章自中統建元至延祐四年所降
條畫板行四方已有年矣欽惟皇朝政令誕新
朝綱大振省臺院部恪遵成典今謹自至治新
元以迄今日頒降條畫及前所未刊新例類聚

梓行使官有成規民無犯法其於政治豈小補云

至治二年以後新例候有頒降隨類編入梓行不以刻板已成而靳於附益也至治二年六月日謹咨

元海運記二卷 抄本

不著撰人各氏

勞氏手跋曰咸豐元年中秋日借得吳書農先生所藏經史大典本錄副丹鉛精舍校勘

故唐律疏議三十卷 影寫元刊本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脩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長孫無忌等撰

柳贇序 秦定四年

劉有慶序 秦定二年

無名氏唐律釋文序

按卷末有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至順壬申五月印二行

宋提刑洗冤集錄五卷 影寫元刊本

宋朝散大夫新除直秘閣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參議官宋慈惠父編

宋慈序

洵疏丁未

